

## 应确立把财政支出 纳入市场体系的概念

目前财政支出方面缺乏一种把它纳入市场体系的概念。首先,缺乏“成本”的概念,尤其在非生产领域的支出更是如此。在非生产领域的支出我们仍然直接把它看作是社会消费,而不是把它看作是满足社会消费需求的“生产成本”。例如国防,人们需要消费的并不是军队,而是军队产生的“安全、安定”的社会环境。军队开支只是生产“安全、安定”这种社会需求的“成本”。没有这种观念,无法把财政非生产性支出纳入市场均衡要求的成本—效益分析。其次,缺乏社会消费的替代概念。替代分两个方面:第一,既然社会消费也是人的一种消费,因此象个人消费品一样,社会消费品之间也有替代效应。例如,要解决一个城市的交通拥挤问题,可以有众多方案。可以拓宽马路,可以增开公共汽车,可以调整居民的居住地或开设新的商业网点等等。只有以某种需求安排财政支出而没有替代概念,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效率。第二,替代还包括公共消费和个人消费之间的内容。公共消费多了,个人消费就要相应减少。但无论是公共消费还是个人消费,目的都是为了提高人们的消费质量。这就有效益比较问题。唯其如此,才能使公共消费开支的范围、规模、质量受到市场法则的约束。由于缺乏上述概念,就无法把财政收支联系起来进行分

析。因此在财政支出方面的分析,仍然只是停留在“满足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需要”这样较为抽象、无法实际操作的层次上。

(摘自《经济研究》1992年第8期  
作者 刘小玄)

## 应以效益制约 投资总量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长,若无行之有效的调控措施,新一轮的投资膨胀将不可避免。因此,必须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总量调控机制。基本思路是:把投资效益与投资主体的生死存亡联系起来,以效益约束促成企业的自

我约束,使其由争投资、争项目变为慎重投资,精选项目,通过企业的自我约束,实现对社会投资总量的控制,即由自上而下的控制变为自下而上的“收敛”,建立起由投资效益制约投资总量的调控机制。要实现这种转变,须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深化企业改革,通过企业股份制改组,资产评估等措施,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理顺产权关系,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二是强化投资主体的外部约束。第一,提高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利率,迫使企业把无效投资降低到最低限度。第二,大力发展资金市场,把企业推向市场筹措资金,增强其风险和责任意识。

(摘自1992年8月31日《金融时报》作者 史瑞培 刘桂峰)

## 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继续发展下去 将成为改革顺利进行的严重障碍

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已成为一个既定事实,它既建立在不合理的基础上,同时又具有某种历史性的积极意义,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因势利导,改造其不合理的基础,发挥其积极因素的作用。如果说前一段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尚有某些历史客观性的话,那么现在再让其在不合理基础上继续发展下去,就会越来越丧失其某些积极意义。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如不充分利用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所提供的某些有利条件深化

改革,那么它的历史意义就将丧失殆尽,所剩下的只是不合理性。而且,它将成为改革顺利进行的严重障碍。因为,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的最终结果,实质上就是国有资产“个人化”,掏空公有制的物质基础,显然这是与我们的改革目标模式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们不能无限地放任国民收入分配持续向个人倾斜。

(摘自《改革》杂志1992年第4期  
作者 周振华)